



# 溇陂古村美如画

□ 沈治鹏



乘着三月春风，奔驰在通往吉安的高速公路上。放眼四望，红土地耀耀，一股股暖流在体内激起，没有一点乍暖还寒的感觉。快抵达溇陂古村时，天空飘起了小雨，富水烟雨蒙蒙，一溜烟白墙黛瓦的明清建筑时隐时现，虚无缥缈，仿若人间仙境。溇陂古村到了。

溇陂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已有800余年历史，村民都姓梁。罗峰东立，象岭西护，瑶山南耸，富水北流，古村山抱水环，天生一幅丽景。村子在大跨度的营建历程中，梁氏族人以宗祠为核心，使族人的凝聚力在俯仰之间就能得到印证。永慕堂是溇陂古村的总宗祠，后世祠堂不计其数，祠堂文化始终摆在古村首位。古村建设虽没有村规民约来明文规

划，可不同时期的建筑布局错落有致。现存古街有900多米长，明清古建筑三四百栋，在八卦巷道行走像掉进了迷宫。

穿过牌坊，走进主街，略成S形的街面像鱼尾轻摆，两旁商铺的商号会在你前行时一个不漏不断探出头来，直奔眼底，极像打躬作揖的店小二恭立门前，热切邀你赏脸进店。如此巧妙的设计，没有非凡的商业头脑是想不出来的。

麻石铺就的路面凹凸不平，特别引人注目的是街道中间三块竖向条石的中间一块有一条深深的凹槽，这是来来往来的独轮车与坚硬冷静的麻石反复磋商后谈判的成果。

光滑的麻石对几百年的繁华见惯不惊，仅凭这极简的凹槽储存着古村曾经的

辉煌。雨后凹槽积满雨水，用一种现代电影才有的意识流手法，轻描淡写地映照出一茬又一茬各色行人和亘古不变的天光云影，仿佛在向大千世界告白：一切过往，皆为序章。

我沉浸在光阴的足迹里。不经意间抬头，远远就看见《闪闪的星星》拍摄地宣传画。“红星闪闪放光彩，红星灿灿暖胸怀。”四十多年前唱着这首主题曲长大，潘东子栩栩如生的形象在脑海里瞬间复活。1930年，著名的“二七”会议在溇陂召开，毛泽东主持会议，将红四军前委扩大为红四、红五、红六军的共同前委，各军成立军委，受前委统一指挥，统一了党的领导，毛泽东任书记。

溇陂村自清末开始衰落，此时风光不

再的古村已不聊生，红军的到来，让世代代耕读传家善良的村民看到了新的希望。有的父携子，有的妻送夫，有的兄弟弟，纷纷报名参加红军，“扩红”形势喜人，红军队伍不断壮大。村里走出了四位共和国将军，开国将军三位，梁兴初是杰出的代表。

在悦来客栈住下。老板梁雨彬自豪地说，我们古村历史悠久呢，前几年政府对许多危旧房进行了修缮，现在环境得到了很大改善。你们慢慢逛，明天要搞乡村文化旅游开幕式，有很多表演活动，迎新娘的大队伍吹吹打打的，热闹得很。

白天游客不多，很安静，听不到刺耳的吆喝声。正中下怀，便漫无目的在迷宫般的街巷里探幽。在一条窄窄的小巷中，迎面碰上几位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在指指点点，相互议论着什么。见我好奇地问，其中一位体形富态的老人说，她们现在住在镇上，会时不时邀约邻居来看看以前住过的老房屋。我笑道：“你们一定舍不得搬走吧？”她爽朗一笑：“支持政府搞旅游，对大家有好处啊！”

吃完晚饭，夜已深，家家户户的红灯笼将古村夜空晕染成温柔之乡。走在空无一人的街上，麻条石深深的凹槽映出红色的光芒。我的脚步声回响在古村街上，仿佛在沿街家家叩问：明天去看迎亲队伍吗，骑着高头大马的新郎想必帅气十足，头顶红盖头的新娘一定娇羞万分。

我明白没人回答我，因为天上的月亮已躲进了白莲花般的云朵里，旁边几颗调皮的星星正在向我眨着神秘的眼睛。



# 书只能送，不能借

□ 汤云明



现在的书籍体裁和门类越来越多，价格也相对低，再加上网络文学、各种电子书的出现，开口借书的人已经不多，但偶尔还是会有。

我从初中开始借出过磁带、武侠小说、诗集，工作后也借出过诗集、长篇小说……基本都没有收回来的。吃一堑长一智，后来学聪明了，自己必须借的书，要么说没有，要么找借口不外借，只有那些可要可不要的书才可以借出，还不还么算了，反正家里已经有很多书了。有此心理准备，也就不会因为朋友长期不还书而纠结和气愤了。其实，借书的习惯古已有之，而且还有很好的积极作用。清代文学

家袁枚创作的散文《黄生借书说》，开篇即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观点，告诉人们书不是借来的就不能去抓紧时间，认认真真地去读一下；自己买来的书可能会一天拖一天，长期读不完；而那些家里收藏千书、万书的人，他们的书可能只是个摆设或装饰。

但大多数读书人还是认为，只要是经济条件允许，最好不要轻易开口借书。如果你说要借过来看看，在你说要借的一瞬间，你就已经把书从知识的定位改变为消费品的定位。换言之，你可能会失去一个朋友。原因很简单。你连为自己投资获取知识的这一丁点东西还需要别人的资

助，你本身在读书人的眼中就是一个极其不上进的人了。

比如我爱的书，推荐你了，你觉得不错就自己买一本，所以最好没必要去借。更可惜的还有一种借书人，他自己本来就不喜欢看书或者没有闲心看几本书，还要经常向朋友借书，好像是在用别人的知识和财物来装饰自己的斯文或空虚。

在古代生产力落后的情况下，书更是很珍贵的财产，不可能人人家里都会有足够的书，所以很多读书人都要互相借书，但要遵守好借好还，再借才不难的规矩。那时候借书往往是自带纸笔去主人书房抄书，而且还要跟主人关系极好的朋友才有这个资格。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为了掩饰因偷书被打的尴尬，于是说出：那不叫偷，叫“窃”，而读书人的事情，是不能叫偷的。从此“窃书不能算偷”成为读书人非正常渠道获取书籍的借口。

可以说，书是读书人的命根子，它和政治家的嘴、战士手中的枪、农民肩头上的锄头以及资本家兜里的钱、工人手里的工具一样的重要，所以，清末藏书家叶德辉在书架上贴个条子“妻与藏书，概不出借”，可见读书人对书的敬重和珍视。

要知道，一张纸，一本书，现在看来是很普通廉价的事，可是在古代，由于印刷技术和造纸技术的落后，加上运输成本很高，有人测算过，即使在造纸技术比较高，并且有了活字印刷的宋代，一本书的价格也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一两千元。

可见，在衣食和生存都成问题的古代，读书实在不容易。书价的昂贵也是古代书籍能够被人长期收藏、借读、赠予，并且代代相传的原因。

而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是借出去的书如同泼出去的水，很少有收得回来的。主要原因是借书人基本上是亲戚朋友，这本书对我也不是很必要，就不好意思催问或开口要，时间一长，可能连借书人都忘记了还有此事。还有就是借书人长期见不着一面，等时间久长了，也不好意思开口要了，免得为一本书引起尴尬，就算是送给朋友一本书吧。当然，还有的借书人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要还，借书只是变相的讨要，等主人左右为难，他都找借口推辞或搪塞，到最后干脆说书丢失了。会做人的呢会说不要还点钱让主人重新买一本，但朋友之间又不好意思开口要钱，只好作罢，而有些人呢连这种客气话都不愿意说，下，理所应当的把别人的书占为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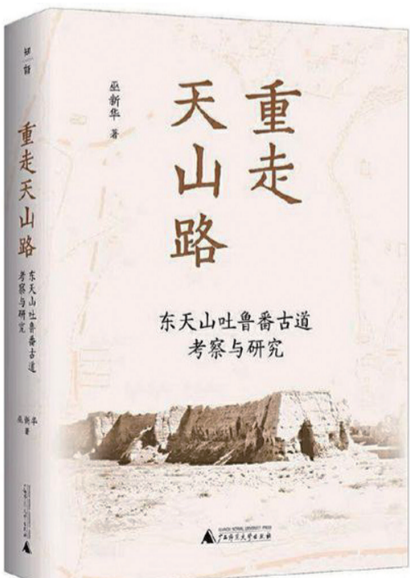
正因为借出去的书很难再收回，所以有前人已经总结出“书只能送，不能借”的道理，意思是说与其借给他，还不如一开始就说是送给他得了，反正结果都一样，“送”比起“借”更更有人情味、还显得更大方，当然前提是自己可要可不要的书。



# 丝路明珠，古道生辉

——读《重走天山路》

□ 邓勤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由大汉帝都长安出发，率领一百多人出使西域，打通了汉朝通往西域的南北道路。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被誉为伟大的外交家、探险家，是丝绸之路的开拓者。

历史学家范文澜称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

关于西汉以后历代经营西域的目的，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巫新华博士认为，首先是打击削弱北方大游牧政权；其次是使得中原政权“威德遍于四海”；另外还有保持丝绸之路畅通“致四方异物”的强烈经济、文化要求。

某种程度上，中国古代只要有声有色、具有泛亚欧大陆影响力的王朝，无一不以经营西域为重。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一颗耀眼的明珠，是闻名遐迩的历史重镇，其辉煌可以回溯至汉唐。随着历史的变迁，一些曾经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为人类文明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吐鲁番丝绸之路已经湮没于历史尘埃中。

1995—1996年，巫新华较为系统地考察过吐鲁番以及相关区域的古城、烽燧、戍堡、驿站等古代遗址、遗迹，并用步行、徒步、骑马、骑驴等方式逐一考察了吐鲁番地区沟通外部地方几乎所有的在地理方面可能成为交通通道的山谷、达坂、

沙漠、戈壁，出版了《吐鲁番唐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与研究》这本专著。

巫新华最新出版的《重走天山路》是其天山吐鲁番古道考察与研究的最新成果。本书包括“吐鲁番盆地与天山”等六章，作者以西域历史背景、丝绸之路的沙漠戈壁和天山腹地路线为地理依托，以著名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用探险考察的方法从厚重的历史尘埃中发掘这些沉寂的丝路古道，揭开了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枢纽的吐鲁番地区真实的历史面貌，强调了西域十字路口重要的交通作用，再现了古代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灿烂的文化与文明。

本书讨论的吐鲁番地区交通所涉及的地理区域，以吐鲁番盆地为主，同时还包括东天山以北毗邻地区、哈密盆地、库鲁克塔格、焉耆盆地等地区。作者将实地考察资料和历史文献资料充分结合，对吐鲁番地区的古城遗址、烽燧遗址、古道分布情况等进行了详尽阐述。

在第四章《与古道相关的遗址》中，作者谈到吐鲁番地区现在仍然保存有古城遗址、七克台古城遗址等大量的古代

城堡、居住遗址和烽燧戍堡遗址。这些古城遗址的性质和准确的地理位置以及年代，对研究古代交通路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内含考古测绘图、遗址遗迹图、古代交通路线图以及旅友探险实拍图，图像资料丰富，直观地展现了吐鲁番地区的古道变迁。

作者指出，吐鲁番的一切历史文化成就，都源于它作为丝绸之路门户重镇的地位，都与吐鲁番沟通天山南北、大漠东西的各条古代交通路线有着直接而密切的关系。通过追溯吐鲁番的壮丽历史，可以给游客历史的真实感、亲切感，仿佛置身于丝路古道，与古人同行。

用探险旅游等特殊旅游方式开发这些失落已久的丝路古道，准确把握重要历史人物的经历、重大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对历史的重大影响，十分重要。



# 用同一双眼睛笑和哭(三)

□ 范德平

在城墙内侧走道旁有座大卫雕像，它与在佛罗伦萨看到的米开朗基罗所凿的大卫像有着天壤之别，米氏的大卫像高大俊朗，体态健美神情坚定，徒然而立。这里的大卫像却是衣冠楚楚，一脸威严严肃执利剑，脚下是他割下的巨人歌利亚的头颅。这是个铜像，铸造它的时候，工匠们一定在矿石中加入了正义和勇气的元素。

登上大卫塔的城堞，耶路撒冷城区的现代化城市面貌与古城堡内部的悠久历史遥相呼应，一边是历史，一边是当下。让我们来听阿米亥为大卫塔写下诗句——

我登上大卫塔，稍微高过那些站在最高处的祈祷者：到天堂还有一半路。有几个古人相继而来：穆罕默德，耶稣，等等。尽管他们在天堂找不到栖息之处；他们只是达到一个更高的兴奋点。但是，从那时起献给他们的掌声从未停过，就在底下……

我在诗句中能感受到来自大卫塔的光亮。那光照亮了每一张脸庞甚至体内，照亮了时钟和时间。护城河水是历史的眼泪，它早就流完了，干涸的河床见证。

大卫塔不再是帝王的行宫，它已成为公共景点，游人分批次的占领者，他们像列车时刻表一样来来往往。大卫塔所呈现的不同视角的一幅幅画面连篇累牍，被定格、被曝光、被拍摄、被存储卡和旅游者携带并封存于记忆。

耶路撒冷也有满溢人间烟火气的地方，那就是老城的阿拉伯市场。这里是绝不会被遗忘的地方，它对人流总会有一股巨大的引力，熙熙攘攘的市场两侧分布着各色店铺，香料的芬芳、美食的香气，无不令人心醉神迷。在迷人的美食、香料气息中触碰耶路撒冷的迷人风情；这里有穆斯林所需的所有食物、调料和生活用品，旅游纪念品也是琳琅满目，仔细一看，不少来自义乌。

穿行在无数个门洞和交错纵横的巷弄间，犹如身在迷宫之中，像是玩起了“地道战”。雅伦有个友情提示：斋月期间落日前后千万不要到阿拉伯市场去！那时很多人会通过这里前往圆顶清真寺参拜，蜂拥而至的人群本身就意味着狂热，街巷里人挤人，密度与沙丁鱼罐头有一比，发生踩踏事件那是家常便饭。更加令人崩溃的是女性被摸胸和屁股的腌臢之事时有发生，令人齿冷。我真想在橄榄山上扯下一片白云，为这等卑劣的行为遮盖，把那些怀有狎侮之心的“咸猪手”兜头盖脸蒙上。

与老城市场形成反差的是哭墙。它毕竟是犹太教圣迹。这里如临大敌戒备森严，内外都有荷枪实弹的以色列军人层层把守。入场前所有人都要先过一关严格的安检。哭墙又称叹息之壁，是以色列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

眼前的哭墙不过几十米长，十来米高。中国的长城英语里也叫“墙”——伟大的墙，要说高大，威严，哭墙不及长城的一个零头。

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久而久之便成了犹太教圣迹。

阿米亥想象力不驯，他把墙比作父亲。以《哭墙》为题，写下了撼动人心的诗句——

每座城市，都有一堵墙，就像每个孩子都有一个父亲，如今，无论墙还是父亲，都不能再保护他们。父亲，就像那堵墙，只是一个幻象。只能爱，只有忧虑。男人进入哭墙，需要佩戴小圆帽，以表虔诚之心。哭墙的气氛庄严多于伤感，它安抚着每一颗柔软的心灵。人们轻抚那千年的砖墙倾诉心底的一切，有时还会通过向石缝里塞纸条，将心“呈阅”给上帝。哭墙就像是直达天国的邮筒，收集着世间的诉求。有则消息彰闻于坊间——有人在祈祷时，向哭墙的砖缝里塞进一只信封，里面装着世界各大银行的支票，总金额高达五亿美元。我忖度，这多半是人云亦云的耳食之谈。用一个新闻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客里空”，因为人们总是在哭墙前祈求如何发财。

沿着哭墙缓行，雅伦突然叫我站住不动。他告诉我，几个月前，特朗普就在我这个位置，手扶哭墙静思。雅伦还从手机里弹出一张当时的照片给我看，证明他不是胡吹乱讲。他让我照着特朗普的样子手扶哭墙来个模仿秀，并为我匆匆留影。

就要作别耶路撒冷了，我无法忘却阿米亥对耶路撒冷的深情，阿米亥对它念兹在兹，是它“最柔情的爱恋者”。面对这个命运多舛城市，我也无法平静和无动于衷。人们不得不在恨的同时也在爱，人们往往用同一双眼睛欢笑并且哭泣。我为它写了，我竭力让情绪存在于细节的回忆之中。就用我的诗句《致耶路撒冷》来作为本文的结尾——

惊怯于你的出现  
耶路撒冷  
我却无法真正抵达

你是一个沉痛自若的病人  
你的伤口可能是几个弹孔  
也可能是城东和城西的裂隙  
就连骨骼上的字母也无法说清

几个真理来自不同的方向  
使你成为充满矛盾的共同体  
你身体里深藏着历史与火药桶  
内心冒着硝烟  
考古学家小心翼翼地刨出  
泥土与石头的印记

你的确有许多孩子  
但有的已经为你死去  
有的则是躲在远处张望  
等待参加你的葬礼  
而你却渴望死在自己的床上

向着凋谢于悲伤的墙流泪  
如泣如诉——塞进墙缝的心愿  
耶路撒冷，注定不能撒谎  
你已把叹息撒在风中——

耶路撒冷，你上空的月亮  
因过于忧伤而苍白  
我惟有苍白的诗句附和

苦涩的回忆是死海是盐——  
与你的邂逅  
只是这个初冬的一个短梦……